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四五三回 用巧言報恩舊主 設妙計醉倒嘍兵

話說那人向嘍兵說道：「你看他氣息奄奄，已是將死的樣子，還不快將他送往暗室，受那饑餓的罪去。」那嘍兵見他說了這話，向他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王頭目！這句話也不像你說的，三位大王的脾氣，你還不知道麼？他如何吩咐是要照做的。招呼我將這施不全弔到向晚時節，然後令他再受別罪。此時才有半日工夫，便將他換了地方，設若為大王知道，豈不說我們違他的號令？那時問起罪來，如何擔受得起。你們是事外人，故可說這現成話，我是萬萬不敢違令的。而況這賊官平日專與我們綠林中作對，曾記我哥哥在關王廟當個廟祝，好容易小心伏侍，討了無量的歡喜，將廟中所有的田地，歸他掌管。滿想三年後便可起家立業，享個半世安閒。誰料不上數月，就遇見這賊官，無辜的不干他事，偏要明查暗訪，尋出破口，命黃天霸、賀人傑等，無辜的殺死我哥，復將□八羅漢正法。幸虧智明師父那日未曾上山，脫了此難，方有今日。可憐我哥哥在廟中睡覺，忽然來了一個大漢，手提樸刀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將他殺死。我幸虧不與他住在一處，聽見前面大事已過，開了後門，連夜逃走。所有上半世辛苦錢財，以及我哥哥的遺物，全行去了乾淨。後來若非訪知智明師父到此，來這裡投奔，早已經餓死了。平時想起來，恨不能將這人碎屍萬段，方泄心中之恨。難得今日為二大王捉住，背上山來，這也是冤家路窄，獨巧今日派我當差，命我看管這廝。你想想，如此大仇，可能輕恕麼？」說罷，氣恨不止，又將施公大罵了一頓，復將繩索緊了一緊，然後向那人道：「王頭目！你此暫且去午飯，等到向晚時節，你我兩人沽一壺酒，慢慢的在此飲酒，看他受罪。」

那人聽嘍兵說了這番話，方知他與施公也有前仇。心下想道：「這廝如此惡毒，若再深說，反使他疑惑我。看他這樣，也是一個酒徒，何不如此如此，將他灌醉，然後幹事。」登時帶笑說道：「老哥！我道你平時甚是和氣，凡大小事件，無不彼此相商；今日何以如此動氣，原來有這緣故。若不說明，小弟幾乎怪你。此時既遇仇人，報了前仇，小弟理當也奉敬一杯，為老哥賀喜。」說罷，轉身出去，到了廚房。向廚內取了一壺熱酒，另用一托盤，擺了四碟下酒的小菜，將酒也擺在裡面；喚了一名打雜的嘍兵，命他端好，跟著自己來到原處，向那看施公的嘍兵說道：「老哥！此時暫平一平氣，咱們先到那屋裡飲一兩杯。諒這賊官，弔在這裡，沒什麼要緊。等到向晚時節，搬到那忍饑受餓的地方，使他很受點罪孽。你老哥意下如何？」

嘍兵見他如此慇懃，又見盤內端著酒菜，本是個酒徒，豈有不歡喜之理？隨即滿臉堆下笑來，向那人道：「王頭目！承你這般美意，小弟只得領情了。但是這賊官在此，也須要人防備，不可大意才好。你看這□不全的模樣，倒是個怪可憐的樣子，殊不知他心地比什麼人還毒□倍。加之他手下一千人，那黃天霸、關太、賀人傑等人，無不武藝高強。此時雖弔在這地方，設若大意，保不定他那眾人將他劫去。咱們就此胡飲一頓，豈不是公私兩便。」

那人聽了嘍兵這兩句話，心下很是著急，暗道：「你這廝倒也小心。若不將你騙離此地，何能報我從前的大恩？他現在如此講說，究竟作何話說，方使他隨我走去？」當想畢，哈哈笑道：「此時仇人見面，正該痛飲兩杯。難道小弟請老哥飲酒，該派在這污穢地方嗎？你自己雖忍得下去，也不問人能受不能受。」說罷，臉上便裝著怒容出來。嘍兵見他已動氣，趕著笑臉說道：「王頭目不必動惱，此不過小弟謹慎的意思。既然你老不願在此，咱們到裡面去便了。」說罷，命那打雜的嘍兵，將酒菜端入屋內；自己與那人也就過去，設了兩副座頭，彼此對面坐下，先向那人道：「王頭目！今日小弟得報大仇，該咱做個東道，反叫頭目破鈔，只是如何說起？也罷，頭目先請一杯。」說著，取了兩雙箸兒，擺在各人面前，隨將酒壺提起，滿滿的在酒杯內斟了兩杯。那人見他如此爽快，正合己意，忙道：「老哥也不必謙讓，你我皆是直性，不分彼此。但以多飲的為是。」

嘍兵本是個有酒必飲，不醉不休的人，見那人如此說，卻將杯即自斟滿即吃，連添數次，又聞得酒杯內香味撲人，鑽入五臟裡面，登時笑不絕口，舉起酒杯一飲而盡。那人見他並不推辭，隨即又斟滿一杯，復又飲下。就此你談我說，不知不覺，早把那一壺酒，飲得空空如也。那人見嘍兵尚沒有□分醉，乃道：「老哥酒量甚高，這小小酒杯，不能滿量，不如換只斗來，好痛飲一番。」說罷，隨命打雜的嘍兵，復到廚房內，取了兩隻酒斗，又加了兩壺酒來，復又痛飲一回。

究竟有心算計無心人，不多一會，嘍兵又有了七八分醉意，歪著頭，斜著眼睛，口中不住的流出濃涎。那人見他到了這地步，心下好不歡喜。不禁大喜道：「老哥！你平時酒量甚好，為何今日便醉了麼？」嘍兵不等他把話說完，忙道：「王頭目！你也是門縫內看人了，我雖比不得李太白為酒中的仙人，若說這兩杯酒將我醉倒，也太胡說了。你若不信，我再飲與你看。」

說著，滿口濃涎滴滴的，站起身來，將那酒壺執在手內，也不向酒斗去斟，自己的嘴對著壺口，嚕嚕嚕蘇的說道：「你看我醉不醉！」這句話未曾說完，早已聽不清楚。但見他如牛飲水，彷彿一口氣，將所有的酒全行飲下。只聽咕咚一聲，連人帶壺，俱跌倒桌下了。那人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說你醉了，偏不相信，此時真醉倒了。有這差事在此，又不能無人看管，只好我代你照應一會了。」那人此時見醉的醉，走的已走，忙道：「此時不救恩公，等待何時？只是我一人也不能將他救離此地，必得問明他的來歷，方可設法。」想罷，走到外面，先將頭道繩索解放下來。不知施公此時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